# 黃石齋先生文集

#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增

## 策

### 萬曆四十有六年鄉試策 抄三章

思曰應戊午鄉試也子為諸生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故其直言時政深以黨患邊患為憂已如此一時幾為劉黃矣神宗末年上倦于勤下無良相正學衰而邪說作汝中宏甫之言滿天下所憂不獨

二思之

方溪

勤政

夫帝王之道法天而已矣天以虛故無爲天以健故無逸無爲故治無逸故壽世無與天爭治亦無與天比壽然則獨無不可以致治獨有不可以致壽此周公仲尼所以逆閑于其始也何也天下專靜葆眞之說皆可以治一身而不可以治天下廣成所授黃帝善卷所授舜皆本於艸野之飾說而卒頹爲風影而無歸故方今所謂元氣神氣者亦宜迂儒置不陳乃道有至要可壽可治壽則渺喬松治則齊唐虞亦可爲當宁進一講也旨哉子思子之言不息也

不息而久以爲壽不息而徵以爲治至壽配日月至治配
天地此其說皆取諸乾而本之周公仲尼此二聖人者精
于易也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八其乘除之說萬五千六
百二十有五故爲列象所宗以天地之至壽用之者永國
體之者永年不可易也唐虞兩帝享國百五十年未嘗以
一日自爲天下朝命二十二人各欽然無曠不以鄰虞叢
脞累其君一日舜思爲衣裳簫韶五采十二章六律八音
之樂而禹輒比之丹朱傲子晝夜罔水額額行舟者以不
保其性命嗚呼摯哉有商高宗享國七十年則亦惟傅說
甘盤之故而文王自中身至九十則亦黽然以託之四友

也乾也者具六陽而後成焉世豈有逸其四肢孤運其心而可以享年者則亦豈有逸其身不運其四肢而與金石共無斁者乎殷周之間自中宗而外享國至久惟周穆王轍馬跡欲窮歷天下而卒以百壽獲沒于祇宮則于甫刑之書大有取也彼其反覆叮嚀克審念之于周公之意豈相遠哉漢武享國亦更七元行迹類周穆而數亦近之試繹其元封諸詔與輪臺之思悠然已不下呂刑也此二君者皆近于壯矣而遠于乾故徵豐于壽而嗇于治然後世之言神仙西極褰裳濡足者又輒宗焉夫使淡居清攝而可得壽則周穆漢武宜夭其天年又使養眞守嗇可以託

天下者則是與豹面虎齒戴勝穴處者而共為帝也自古創業之君與中興之主其保祚皆長大抵其精淬力勵亦皆有不息之意焉周之宣平視商高宗則固庸主也而考之載籍宣五十三年平四十九年無亦其以雲漢匪風者有以惕其心而震其年與我太祖手闢乾坤復羲農堯舜之天下祚以億世何足為長然猶心慮後者漸生則逸嘗教諸王暇日引弓馬推重石躭玩無逸諸篇世宗中興厲精為治　頗益綜核而及其既也乃亦微託于無為以啓其逸心一時大臣亦有心附異說慫恿為西宮之事者夫彼豈以風后力牧襄城七聖皆實為崆峒之言者乎三代

以上臣皆配其君故罕有君不及其臣三代以下臣皆不及其君故君之志奮而臣不敢以爲閑猶短綆之屈于長木也今天下所䰟鰓慮者謂今上之法肅皇而過乎包荒與彼時微異耳夫今上即淵默似一切爲不與而渾厚之氣于今未傷權阿之多落言路之傾仄未有至于彼時者也所患諸大臣徒託爲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以聳于人心而諸羣臣又率呶呶爲不切之談以瀆上聽今其薄焉以爲是爭逦言者之不足與謀昔夔典樂而其自言曰予擊石拊石鳥獸率舞益亦曰上下艸木鳥獸咸若夫當虞廷而鳥獸來格鳳凰蹌蹌丹琯寶龜出皆其臣之爲也而

上安受其功故得喜起以共爲福今羣臣之言皆泛然自騁其臆動數千言及其不信又以叢脞震其上是今日所規用爲瑣也而猶以冀一旦之悟豈不難乎雖然猶有慮焉高宗享國七十二年而卒溺于祭祀肜日之書譏瀆也毋亦有黃金祀竈之意歟凡長年之君未有不溺于此今毋亦有其漸歟故曰陽德衰則陰飾至老之戒得雖聖人猶談之然則如之何曰爲大臣者正己而漸閑之柔從而彌守之多致其身以親之勉勉自爲而後申其言昔伊尹召康公皆百二十有餘歲以壽國而壽其君是則大臣之務也

相權

奎主器而尚寬宰主柄而尚斷此雖世之恒談而理未有易也何也主太尊而過于察則下難堪相委權而況為詭則上不任然而主不以權與相則下益疑相又以權自與則法必亂是以君釋相權而一歸之人主再釋其權以公與之相則天下治矣昔者堯未舉舜岳牧是謀共工伯鯀堯明策其必敗而猶聽之試异及既得舜宅揆是謀流放殛殺衆或以為太過而獨行之不疑夫其先也堯不與岳爭智其後也舜不與堯爭仁為堯者不亦神乎舜既代終重咨四岳以命九官曰能則能曰諧則諧夫舜不以前之

舉凶罪四岳岳亦不以後舉疑前試而唐虞之寬斷概可知矣三代以降上疑其下下窺其上齊桓公旣得管仲唯管仲用舍是聽或謂桓公曰管仲樹人矣亦耳而目之乎桓公曰吾于仲父旣耳目之矣而又耳目其人則耳目人無已時也故爲上者無私蔽其耳目則聰明不障賈生曰易喜而難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者宜爲貴上難喜而易怒則人易危忘人功而識人之過則懷才者共退是以主術貴周者是哲卿所深詆而夫子所不取也凡奸人之欲以煬其君欲以中外之隔陰熾其術者則必以上之權爲周故欲用一人不以聞于人欲舍一人不以

聞于衆出一人而用之舍之使天下震不測焉自以爲忠而實足以亂天下何也君相之情不宣則閹寺之言必秘以天下之功過託之陰人之喜怒以隔墻爲主術者之行識者之所不取也子曰其爲上者可望而知也其爲下可述而志也荀卿曰主術貴周則上愚其下而下述其上矣是以天下無難知之人而不可必其用有必用之人而不可必其不逐上之人恐以用之逐之爲天下料也唯其必出于巳故其道益詭而靡常春秋之法使人自相舉也故晉蒐三軍而六卿皆備范宣子讓而羣下皆讓因讓而與之悼公不疑漢代之制亦使人自舉也故賈翊之短左雄

而左雄不敢以爲逼斗辰不以代日月日月不以代風雨
今鄭浩不得以自舉獨不得與衆舉之衆去之快然而無
所晦昧乎夫爲人君而與相臣爭用舍此天下之不祥而
爲主之大疵也昔唐室之盛而有除吏不盡之嫌陸生之
信而無以去內批斜封之弊故其時用舍無足觀者惟李
公之訪裴令也出其疏中三十餘人數日之間用之殆盡
史籍以來獨此一事差強人意耳今鄭相臣不得自用舍
獨不得舉其應存應去應汰應罰者慎簡其事而以去就
爭之乎

朋黨之故今人言之詳矣聲味之滋晏嬰辨其始水火之論司馬正其終然而同異互見與世俱生方爲調之適以黨方爲解之適以爭末流之勢崩潰愈甚識者讀詩而欲以反之無競夫無競者聖人之心非君子所能及也吾以觀其競端皆不始于君子之立見小人之褊心而始于主上之不攬權夫主攬權則禍福有歸禍福有歸則是非定是非定則議論息而賢智愚不肖皆可以各營其局古之立官也各就其屬或終身不更其事主德之闕則各以其事諫故謂之官辨六屬之討利弊相因出其短長以至相成故謂之官聯辨則不黨聯則不爭辨而黨聯而爭則以

付之司馗正其曲直故其士力于行事而不樂爲議論夫議論者吉凶之械而戎好之門也主權委于上則士議競于下甘寧牛李朔洛三議之興皆于季世也然其敗不同漢季之敗也范李諸賢起而維之不黨亦敗黨亦敗然而黨猶以折閹寺而短奸雄之氣唐季之敗也不及漢宋季之敗也不及唐而宋以正唐以邪唐以角小人之威欲宋以鬬儒生之閒氣夫爲唐宋之諸君子不可以已乎臨川之橫恣非突厥吐番之暴也雇役助役非有恐怛詠之慘也歌不哭哭不歌非有維州凉州之繫也而交搆至此夫于諸君子無責焉耳獨惜夫用者之乖于道也用乖其道

而欲其不爭猶以黃耳與瓦甈同槩也以黃耳與玉瓚同槩置水焉而撓其中則或碎焉或闕焉而況與瓦甈同事乎故士如器也上如衡士如水也上如準夫上無以平士而使士自平其畛猶無衡而量器觸手而軒輊無準而量水瀉地而東西決也周祝曰治天下者用大畧火之性故颺上知時者隱約水之性故趨下董仲舒曰地見其形而天藏其光爲臣者職地爲君者職天天藏其光故其神不測地見其形故其高卑險易可得而材也夫不材其高卑別其險易使人處之則是虎豹龍蛇之所穴處也何日平之有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凡人之心各有爭氣十棋

之言而有彼此焉則膽巳左右矣唯上之人一之于法則
下之人不得不出于道故曰道由法立者也和由禮出者
也韓富之時相爭下殿不失和氣非二公之能而權之歸
于上下固有以用之也數年以前諸君子嘵然亦有朔洛
之爭今旣幸自銷融而猶似有輕重之數勤當道憂者夫
亦自竭其心力以効匡策則是非之氣固巳化爲盡瘁矣
善哉程伯淳之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事奈何以勝氣與之
夫以勝氣而與一家尚不可况天下乎詩曰各敬爾身不
畏于天是之謂也

天啓二年會試策 抄 四 章

思日應壬戌公車出時場中分考者博羅韓公曰纘得是文與之曰此必閩中黄幼玄也已而果然一時以爲美談

## 學術

愚聞多欲之臣勿與言格君無術之學勿與言諷古古者圖象巳出制尚繁多諸神聖皆知丘索之爲虛文將舍其象器以求於面對口授之際故黄帝之師三人大墳大撓大眞顓頊之師三人綠圖老彭伯夷其後帝無常師呂尚以先朝之老西面而授黄顓之道曰敬勝義勝二者而巳夫黄顓之道得於六師呂尚兩言而舉之曰敬義故知典籍之原厥有其要敎學之道存乎其人古之賢士若尹壽

西王國務成子光貸子相之流亦皆草野隱茂無甚誦說
而堯舜禹湯咸共東面拜受之者何也凡古之賢士皆非
其身澹其知堅礱其志誼無膏粱子女玉帛之奉以耗其
外無是非愛憎得失之慮以敗其中其爲帝王者雖如黃
帝堯舜猶畫其衣裳■佚其內果女鼓琴欲觀古人之象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出有讒怨之言於是自紬其道以請
命於巖野退而與諸臣講論於庭其時有禮樂刑政六府
三事而無易詩書春秋其有講論而爲易詩書春秋者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帝與羲和之講易也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大禹之陳範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大禹之歌雅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皐陶之賡頌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史氏之陳風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大禹之說春秋也夫古之講說者如此故昌言於廷而後世爲憲今之講說者火動於上澤流於下兩意不相濟無故而開一成說一若有迫於故事相應而不可已者然是以上聽益高下言益迂聖賢之力進距於旒冕退距於脣齒中立而無所宿則亦嘵嘵云云而去是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三公坐論一變而爲講筵與夫矇瞍誦詩史獻箴百工奏技之變而爲俳優也兩變者先王所至愼而履爲訛靡也是則今之賢者之過也故曰天下

道盛則臣賢其君典籍之言存于人天下道微則臣不及其君而以前人之言醜于鬚耆昔者成湯之學不及伊尹故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傳說之學亞於高宗故高宗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夫伊尹學於堯舜故以堯舜督其君高宗學於甘盤故以伊尹督其臣此兩君臣者升降微殊而原本講論則一也今天子學多天縱齋室東向之典不復可求而其羣臣風旨言論率無有遠當於天子之意每遇講說天載互默則高誦典義當竟而退記曰天子入於太學承師問道退而攷於太傅太傅有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故古之天子

不率不則天子之左右則皆有罰也今之保傅必垂首容容以事天子之左右而欲其引古據典微言儻論有益於天子之前則豈不難乎漢臣樊準嘗稱孝明之世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其求政化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匈奴秩訾車且之長悉來就學詳思其言欣然明盛今東土不靖方一小腆無妨於內治而談者遂以辟雍四學上親貴仁上齒貴信上賢貴德上尊貴爵之爲迂務其最下者乃以埽俟爲講論夾刺爲詩書門譜爲函丈青蚨以爲意白鏹以爲旨相聚而講誦之嗚呼此聖賢之所以不靈而詩書陳說

之所以無劾也昔當宣宗章皇帝時則有楊黃蹇夏終始一德講春秋則歎聖人匡時憂世之心講周書則嘉周召令主賢臣之治孝宗敬皇帝時則有徐劉李謝對名從容文華講後優渥之頒平臺暇日密勿之諭今天子溫恭濬哲月恒日升遠追黃顓敬義之宗近法祖宗聖天之學是在執事反躬自擇術焉愚疎賤末之知也

## 人才

才智之于人若精竅之相麗也節竪于內而動生其間藏精于心而識通焉故去節之才喻於僨肉隨動而不久去智之節喻於髏骸趍死而不生聖人非貴不死之智而賤

不生之才貴夫生天下之材而成天下之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寧用終日此言夫秉節而能智者也天下多故則賢者取以自寶而當事者所不敢說所敢說者因事識幾見微知著可以作可以止可以生可以死識幾而作者周公棄龜而決鄗伐之師仲尼仗劍而肆萊人之戮見微而止者楚子勝鄭而有憂色范燮反師而命祈死識幾而生者晏嬰升車而止僕夫之驅韓厥引舉而避二族之兵見微而死者狼瞫擇地而成功於河曲卞莊攄志而致命於齊師故豫之六二則有二義焉六二之動言豫之解也解者懈也豫者怠也處豫

而懈怠則禍患生焉其爲象也雷動於外而險生於內丈
人可出長子可去其爲師也不可以久處此一義也君子
謀事知常之爲豫通變之爲解知常而通變則卒撼之不
可動驟掣之不可及其爲象也坎止於內而物震於外其
行師也先計而無不當此一義也故豫之六二兼此二義
者吉凶先見其道甚微聖人恐人之易動故係之貞吉言
不貞則不吉也其應爻曰貞疾恒不死言不貞而疾則必
死也今之建侯行師者爲智則不豫秉節則不貞臨事則
懈當幾則不解猶豫而前卻故聖人惡之以爲反顧之獸
也惕之以介石申之以不終日言委蛇觀望延靡歲月者

之必不可以大作也是以古之君子其秉志也必堅其慮事也必審其發機也極疾相機也極慎不夜行而惡陰不日行而惡影效其爲動本於明膽而存於沉決明若洞的膽若矢發沉若虎視決若兔脫皆至之不違頃刻中之不爽毫末是以酈侯當食而銷裂土之謀淮陰解縛而資左車之說孫郎斫案而子布懷慙張華斂手而當陽決策裴度摧衆議而與李愬圖功符堅讋族人而授於景略此六七公者豈輕於嘗試不終日之計哉其持識甚定取力甚周介然必發然後一日而從之也故古今之事有不審其幾察其動以一日嘗試則必取笑於萬世而豪傑持之皆

不至於敗者曹操以六十萬之師冒暑而越荊門苻堅以
百萬之衆棄都而入淝水突厥吐番以兩不相下之戎遠
至而趍利契丹以三萬之騎歷千里而犯澶淵若此之時
卽談笑博奕單騎免冑飲酒酣謔四五日可了之今使寇
無萬里爭利之師而欲收淝水荊門之利將無二矢再復
之威而欲慕免冑單騎之烈以盤石泰山之勢而謀爲棄
河北十六州之事從此而言智與才言才與節雖取其骨
骼漉濯而雕琢之不復可得也然則介石而識幾其道將
如何子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知幾其神乎上
交而諂則利薰心賄賂通於上下交而瀆則欲薰心賄賂

通於下賄賂交行而神躁智昏天下才節之壞蓋在於此維當事之亟留意也

## 察舉

古今之治相反而不同蓋若玄素之倒執也古者周官廉察其下弊以六計廉善爲首廉能次之其意蓋主於舉廉廉之道主質今者周官禮察其下弊以六計禮豐爲卓異禮歉爲不及其意蓋在於舉禮禮之道主文此兩者皆計也皆足以弊羣吏而古今不同執若玄素噫爲此言者謾矣君子惡謾言而重法士記曰大臣法而小臣廉言法立於上則廉成於下也夫聖賢之道自詩書春秋而外亨利

之道開於易稠繆之儀受於禮易曰包有魚无咎魚陰也包伏也陰伏相加義不及賓言餽遺也禮先幣帛而後以金故曰龜爲前列貴知也金次之見情也由斯而談餽遺之道聖賢不删然而聖賢不著以爲法惡其流之必濫而由其道之足以殺人夫古之官屬甚簡廩餼甚厚歲時聘享不合國之力不舉故其舉之甚文而天下不以爲弊今之官屬甚繁廩餼甚薄歲時勞來不竭一人之力不舉舉之不文而津要者因以爲戮故曰官邪之生由於賄賂賄賂之生由於吏雜今天下固患吏雜也吏雜故賓不清賓不清故賢否溷賢否溷故等級淆等級淆故約結者思套

而通神者相効今之懷錢褁金叢過人門氣充色揚者非無賢人者矣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及其自致而又將取償焉故自是朝無清人也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渒渒言吏雜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賄亂也嘗漢之時天下大郡蓋百二十縣至於今不啻再倍計孝廉之數邑戶三萬歲上一人不滿二萬三歲上二人於時廉吏亦不甚著其最著者循良而已今天下三歲貢士率千數百天下實戶未滿千萬不上數年而萬家之邑士大夫數十訣諂相先侈靡相耀其子女親戚僮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訾詬恣睢而取力於官嘗道者因以淺深高下之在

門之鬼銜尸在車之鬼張弧固其宏也夫天下之財不奏於販負則湊於權力若水鳥之趨涸唼喋而不可止也一派以灌田蕩以浩潦則短脛長喙者飛逸而不下何也其肥不在也爲國者慎知其所肥蕩決之以與百姓故吏館則其竇清竇清則賢否不溷賢否不溷則有才者不與有力者鬬勝上得以行其察而下無與藏其姦詩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不容姦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言察也魏武之時厭諸將士困於橫取嚴飭將軍卿相而下有司入官舍至有自攜瓶榼徒步而出者當時非之然則橫斂之氣亦以衰息徒以選舉不精天下計弊終不可立是以

欲弊天下之吏在於審舉選審舉選在於簡立法簡立法在於天子自操柄夫天下之計詳之而猶恐失簡之而謂可得者何也繁則人共為政簡則衆不分柄也吏法簡而後禮樂脩禮樂脩而後廉恥立廉恥立而後時膏沐之不疑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包苴時有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下戴其上孔子讀詩至於木瓜而歎曰吾觀木瓜而知包苴之禮行也夫包苴者夏王所以罪已而仲尼以為禮由余以為道故廉恥立則膏沐而不疑盬簋飾則獄較而無害賈誼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上少投之而下以其多報是則聖賢所稱謂上潤下者也非

下炎上者也損之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損損下以益上上以是享而下以是報則二簋奚薄乎上法不立而責下以廉猶流惡於汾澮揭竿從之而逐水鳥也

## 考課

夫治國之要莫大於慎所課上慎課則下敏道古者聖人求言於人求行於身故其臣坐而先言今者聖人擇言於身督行於人故其臣奔走而猶不暇夫既奔走而不暇則必不敢以言爭勝於人不敢以言爭勝於人而猶惡言者是上不督課之故也夫爭言舉勝則下躁躁而不和在於下督課居勝則上躁躁而不和在於上二者奚擇之曰與

其煩言以競君莫若競行以煩臣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夫使君責言而使臣死祿雖王者必由之非鍥急之道也人皆死於言則言者益寡人皆寡於罪則辨者不繁古之聖賢因其所能神於其職而不怪於他有虞之庭二十二人時亮天工各不相犯也臯陶以士師而兼司馬之責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其後伯禹亦以司空兼司馬之事曰咨禹維時有苗弗率命汝徂征夫天下之艱責莫大於兵戎聖人不顓責一官度能而使之又舉其師錫所在備有九德者而出之所

以簡功名之門杜天下之幾倖也夫師錫元夫誠不可得而功名之途則不可以衆倖衆倖功名則聚訟者多而左右相掣事因以不舉矣古聖人之用人也慎擇而舉之慎考而去之舉之則不輕去去之則不輕取故選舉之貴慎始也考察之貴慎終也所以防幽明之異論而起伏之叢疵也今之舉者不慎去者太易方其登降已不足服諸亮采之心傾耳側足視當道之開謝以爲之變局及又一旦而或起或伏高者厲雲霄卑者限丘壑於是而是非雜生功罪互摘朝議之不和則始于此矣故曰聚訟之多則倖途不塞之故也倖途不塞則考課不慎之故也考課慎則

詳進者不疑速退者無怨天下之才具皆得以相習而徐觀其所就今舉未定之身以試不一之口譽瑜者質亞攻瑕者抵石惠跖之族未有別也而柳下東陵之衆已起而相矛戟矣故三代以前有起擢而無起廢易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三代以後有起廢而無顯任易曰井甃無咎起廢之屢驟則自慶曆太和熙寧元豐而然也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故易之井皆言用賢而其意皆主於拔引側陋寒冽之士夫側陋寒冽者不甚脩其身疏通其知必無以自見其於權貴顯力又少所與可則獨行而不疑然而天下未有不得於權貴顯力而有以自見者也故與其考課

不精屢廢而屢起毋寧以非常之寵與寒冽之士與其縣起而躐取長淹滯之口毋寧考課備具使天子自濯磨之以質於幽明之典故今之調人者若古之調金也調金之法苦不得柔三齊之錫焉而剛五齊之鏐盪焉而剛屢鍛之使不見水火焉則柔矣至柔之金比於繩韋可以繞指而不可以使割夫使國家必有不見水火之人亦非國家之福也將有相臣者體虛而納以敢斷而能靜畫一之課程於上欲祿之信成於下閉衆倖之門顯白而出之則談言無功而競者可以少息矣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既疑且勞則雖終日緘默而上下不和今方

立倖中之的走九逵之功囫圇而任人乍起乍廢以使人自爲聖賢而獨咎言者之已多此亦不察之過也

式士策凡五章

愚曰毅宗三年秋八月予出典浙江試事時所示程也

求才

問才與運相扶而行運有隆汙則才有高下古今人之不相遠仲尼所唏每一代間興而運有初中才亦有季孟是運使才然歟抑才使運然歟抑領才與運者使之然歟運使才然者運盡不復見才而亂終之運有治始之才才使運然者才盡不復見運而否極之才即泰始之運如使中

運恒得中才中才恒值中運則是殷無傅說甘盤周無吉
甫方叔漢無朔翁少卿唐無長源敬輿也夫曦暘燭於上
木石燃於下金玉恃精江河恃源今古主臣相距之數不
甚遠也自宋熙寧而後始有臣不若主之歎曾三代而上
君過其臣今漸還於古歟抑君豐臣豐士賤士貴天人所
共操柄亦各有其會歟明興教化翔洽二百六十餘年聖
天子厲精極意唐虞之治而少值盤錯輒歎無才當道者
至思別爲甄討曾先用而後察與先察而後用先舉而後
教與先教而後舉其報固異等歟北地李生云才之季孟
猶日之有中昃如以日則今所謂方中之候也宋后有云

平居私議謂責不繇已當官有位則不吐一言豈習俗使然抑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耶行當爲爾發之

天地之生才古今一也才不視所生視所用不視所用視所成裁成視人主而苑枯視天地人主無豐才之實則天地負慳才之名矣凡才之生有顯藏而無饒乏有進退而無消長多顯者饒多退者消藉變閉藏託於天地而開闔天地者託於聖人故聖人者天地之心手也聖人出而草木以爲蓂莢鳥獸以爲龜龍聖人不出而紫蓍以爲朽草麐角以爲疴蟲夫草木鳥獸豈亦有運乎而變化乃爾故自聖人而下則皆中才也聖人不世出而中才徧天下喻

喁之水來網伯翅之時來羅即有聖人出亦以爲是無當於消長饒乏者天地不能自主耳夫聖人之與天地通貫同原天地所不能主聖人蓋亦不能自主也聖人而主天地則必立於函蓋之上以運天地夫立函蓋之上以運天地者必不居才於身而競於人故聖人者無才者也聖人不自爲才而才生猶天地不自爲運而運成記曰五帝相序而神農無位神農之無位猶不若文王之無位文王之無位猶不若素王之無位也古之有道者阜潦不能災金石不能傷伏敵滄而治天下天下已治則噲然已矣雖有衮鉞無所用之今投以鉤餌引以囮籠強以馬勒柔以稻

梁虎兕雜鶩次且其間猶且不遠嗟然而來者此非中才而誰乎世皆中才因以中才位之直鑄蒙璆扶盧脩聲時刈時搔則人人可才也人人可才則敗害無辜敗害無辜則雖敗不害雖上古至治亦若是則已矣而世又慨然以爲是中才必不可用上治必不可致故苛於論才而過於求治輕於贊天地而重於繩人此四者天下之大蠹也夷齊之口不監庖廚成高之步不守唐肆管樂之足不戀棧梐伊呂之手不縈纂組今必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則必敦化於百年之內薰釁以除其祥蒲纆以致其節藻棁以臧其器拜跪以神其事而禮離騶起道難

廣致則猶是弸彖之引而羅網之請也且使數聖人者守口縶足而任服乘之事其於遠重亦豈有立哉故曰吉量成羣必爭杜蘅澤馬孤行近於麒麟以成周之化起於六七聖人磅礴數百年禮樂卷曲無慮千數爲防以索其始爲尸以象其旨爲射以刑其鵠爲舞以作其氣使智士莊人變色而行之其大意亦欲使天下君子守口縶足以集吾事又恐守口縶足者之終不可厲使故又滿引動盪之若此也然且行之九十年而衰二百五十年而又衰未四百年而變矣夫以周公之才範圍天地經始百世不能使康侯脫於鼎鑊君子安其猿鶴犬戎隱於驪山江漢守其

藩服是聖人之才嘗不勝運也以天地之才陶冶萬有顧盼千變而猶使君子守其俎豆小人承其絃歌戲士敎其弓旃霸主擇其二毛積七百年而洒血始變是天地之才不勝聖人也夫不究聖人之治而欲役聖人之才不悉天地之意而欲競天地之力古今未之嘗有然且謂中才必可用上治必可致者何也天地之治運與古今之治才連友平陂慶其相去皆不甚遠也陶唐之廷尚囂言仲尼之門畏好學厲之以功則莫不功示之以藝則莫不藝會稽之山去者幾何舋相之爾存者幾何磨以劍則栗於骨括於鏃則入於石聖人之敎人使人愛其才愛其才而後才

不棄於天地其用人使人適其才適其才而後天地亦不咎人幼物而命之以至於老執羽而舞象非爲恭也桑弧而射方非爲空也老物而西之以還於幼鼓敗而藏其皮非爲聲也蘸灰而錄其灰非爲煙也陽門之漁收門之羅歷陽之耕河濱之陶非尚左也非尚多也人皆欲爲聖人其教之而不至於賢人用之而不至於中人不可不爲命用之不至於中人不用之而不至於小人不可不爲性聖人者觀其始原合同而然不以兩才之情斷一才之情不以兩才之性斷一才之性不以兩才之命斷一才之命守樞與鈞唯然而然之俟其自成天地亦已平矣嚴父之喩

子恭子之將父定人之勝天定天之勝人其情莫不順而嚴父有夏楚恭子有號泣定人有震師定天有旱潦其才莫不逆聖人爲之擇中而持之量平而行之禹稷之所謂平人天地之所謂中運也人皆保其中人則天地保其中運故謂運之可以興才才之可以持運望禹稷而羨昌時顧顏子而唏陋巷延頸扼腕以爲興廢泰否關棙於是者慕禹稷顏子之所大歎也天地之患生於人自謂異才人自謂異才則天自謂鈍器天自謂鈍器則上有奇望下有窮弊阿閣之梟天老所欽而石趙以鳳羽飾其箑旋文之圖庖皇所則而李蜀以麟羣駕其車夫羲軒之曆豈下於

趙蜀之運而趙蜀之才皆踰於羲軒之德哉人皆眊於論才則不得不黯於言運黯於言運故與運而纖才眊於論才故剽才以充運風寒猳㖆眞候乃出昔之麟鳳復衰於今之犬豕矣夫麟鳳犬豕其相遠一至此乎知道者必知天地之運與生人之才皆不相遠也以不相遠而運之運爲一歲故有五帝三皇郎虞典之一歲以不相遠而裁之裁爲一家故有元春正月似文武之一家故才者裁也運者運也才者兆人而裁之僅一人運者兆人而運之僅一人玉起於身毒之闐山脊之以爲蒲穗之以爲穀千金百金視直於其工金起於荆揚之右涔赤之以爲日白之以

爲月或和或衆覩能於其匠聖人者三才之工匠也玉琢之而以貴珠琢之而以碎金雕之而以好錫雕之而以醜玉陽也珠陰也金陽也錫陰也聖人者謹爲工匠別其陰陽而已矣陰陽不孤行澮澮而漸人或撓之以平或撓之以傾水激而復圓火抑而復陵聖人欲繩之蓋有所不能亦有所不知也古今以來人才之廢遞爲嶽瀆其在王國者數百年其在世家者數百年其在庶姓者數百年庶姓之發不加質世家之發不加忠王族之發不加文世運之斂遞爲陵谷其在侯服者數百年其在寇賊者數百年其在大犭者數百年大犭斂之不盡戎寇賊斂之不盡歸侯

服斂之不盡雄其間亦有謀主哲臣竭其才智自謂嬌而
持之可久不弊也嬌弛持已不知其原則復夢夢而反之
天地故聖人者必通於三才之原尊神以事人尊人以事
天地天地鬪爭玄黃俱傷人以其中血類未離洗濯而出
之聰明猶是也耳目猶是也其可以利誘可以威劫可以
名動可以義欲可以恥去可以悶止則猶然中人耳且不
獨中人即使聖人者其道業未就功庸未立旅進旅退若
悶若恥亦猶然中人耳聖人者常為天地守此中人相其
陰陽以濬聖智詩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言皆
中人也其萌其翳其灌其栵其檉其椐其檿其柘言中人

之皆可材也天地而無中才魚鼈必有窮於淵草木必有窮於山聖人而棄中才則必有不中才者起而據其勝故才者一決而明運者衆畜而成也嚴醞無火畜極而噓煙油素無光積多而吐欲決澗轉石決潘破山聖人之用才貴衆畜而獨決之不畜不決雖以胼胝之務礮礩之役庭問十數聖人九載而不決畜而決之雖要離順風而戮慶忌女孺下牀而扼猛獸夫要離豈假足於奔馬女孺豈擔於卞莊哉恃源而往威神爲之解甲賢知爲之離立故天下皆無殊才也以甘傅之學不能引干羽以化鬼方甫仲之賢不能申雲漢以終千畝丙魏之識不能去弘石以正

中書長源敬輿俛首弭耳其自視豈敢遽爲與才哉天地
之生一與才難於聖人之生一亂子其去一凶人難於中
人之去一頑子弟聖人之於天地不恃其嘗生才人而恃
其嘗養中子故猶是中人也必知其中人而猶敬之非敬
人也敬其所命是人者今曰皆中人無足敬者則亦曰皆
中人無足應者鼓車之頓而纂千里此千里者安往乎千
里之纂而頓鼓車此鼓車者亦安往乎禹過五耦而式之
非爲多賢也仲尼見童子而下之非爲先達也炎皇見泰
乙而問之非爲高年也必謂中金不可行中幣不可流則
安得赤刀球圖終日而陳之哉人亦有言豐主者帝豐臣

者覇豐主亦不必帝豐臣亦不必覇教主者注上教臣者注下教主亦不必上教臣亦不必下唯視其廷以爲多人則是多人矣視其廷以爲無人者則是無人矣黃陵之坂武王繫其幭（與幦同淺毛虎皮覆軾也）博夜之闕遽瑗鉼其祏且以爲是中人而取之又以爲是中人而易之則是登魚而責文犧棲燕而求鵬羽也故曰天下無上哲哲主在上天下不失哲自續靈達适而下園綺圕鄰而上共一哲天下無至仁仁主在上天下不失仁自舒戴樊張而下魏丙潞溫而上共一仁天下無神武武主在上天下不失武自望頭方程而下絳灌寇買而上共一武度其上下臣主之故亦猶

象尸之於孫祖孿子之於弟兄形神盻蠁時復相近耳且以秦皇之戾漢武之慾武曌之獷宣仁之柔一意慕才而天下赴之若　馬之畏其正鷹雞之忘其牝況於乘時集鳥翔惠風而縱逸壑者乎故曰家無恒兆敦書者興國無恒運憐才者勝有道之君欲用人必使人自舉長欲程言必使言自課効人自舉長故有共集之長言自課効故無不試之効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神禹合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夫合二十五人以疑一字之朋分二十五人以　一瓢之勢卽禹彭之膽智亦何所發抒之有故才運者天人所相報也天子以才與人人以運報天子喜

起報於下則昌明報於上方漢盛時賈誼仲舒不過詞人耳而天子爲之量材宮中爲之授句至使古今嗟歎以爲絕倫郎如先臣解岳李楊蹇夏于梁諸公無嘗軒之色笑湛露之燕譽汝濯激昂亦豈能聲施至今哉繇斯而觀先敎後舉不必得先舉後敎不必失先察後用不必當先用後察不必爽久任不必成屢遷不必病循資不必靜破格不必競但使人自舉長言自課効因今之法參古之意鼓之舞之加慎焉而三才之原備致矣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言慎之至也慎者天地所考聖人聖人所還自考於天地也

救世

問任一世者非救必濟救者省睫之事濟者大人之務也引溺搏火道曰救具舟反風道曰濟救有一人之濟濟非一人之救子產曰吾以爲救也仲尼曰濟乃以和救之與濟其義固一歟烹鮮調瑟道固兩適歟仲尼曰古之知本者能省刑今之知末者不失罪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然則猛固非爲德者設歟記曰夷吾文繡雖醜登廟子產練素雖美不尊世之所尊固子產之所謂次者歟抑夷吾之醜非乘輿而濟者歟漢宣帝尚吏治痛惡欺謾而張杜于陳嘗黜名法持之以平明帝好摘發

時爲卞切而第五倫鍾離意之徒嘗故爲敦大濟之以寬夫古之聖主明臣皆自相救濟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詩曰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仲尼論之詳矣而談者又謂仲尼管仲道皆尚嚴豈管仲得太公之意仲尼本商家之意歟太祖嘗諭廷臣云粱肉不可當藥石猶藥石不可當粱肉而其時法嘗過嚴豈世輕世重有不獲已歟仲尼曰察歸於義管仲曰不至仁不可託國柄仁義之說人久不談而和嚴之論歲積充棟要取其濟世者而談之勿襲也利莫大於無眚喜莫大於勿藥聖人不治有青之疾不進無妄之藥故瞑眩之方可攻已不可以攻人腊毒之嘗進

於身不可進於親爲救濟之說不揆於道而果於立法急於變俗則亦立見其斃而已何也天下者神明所治法俗循環不知其端撓波漸𤻲盡千百年而立變者曰朝夕不治必不可治則將取天地標本而倒之故謂日暮途危藉勸韃輣延命須臾附于烏頭此至狂惑不可不察也三代上下其盛也皆因其舊禮通其舊俗劑以新德稍稍引導之其衰也廼思爲一切震驚其師夫百世之天下日月水火則固如此也日德而月刑水惠而火威剛柔相資以游於天今欲爲救濟之說以立變其効則必取脩德脩刑寡犯多放之說而稱之夫日月之刑德則固不相勝也火以

東葦灰鄧林水以倍尺嬉嬰孩獵者多燔漁者多游焚林無餘材蕩水有遺舟安在火鮮犯而水多死乎且天地之道生者漸也害者積也道莫大於仁漸而化之爲禮漸而裁之爲義義生而有霜雪禮生而有寒暑霜雪寒暑散於水火錯以爲治故水火霜雪四者天地所教人之具非殺人之器也且是四者非天地之得已也積濕生淖積淖不走以漂萬物積燥生爆積爆不下以燎萬物去日近則氣盈氣盈必債迫以爲雷霆去日遠則氣縮氣縮必結迫以爲霜雪使天地得已而爲之則天地已病矣夫天地而無有物天地固無所著命也宇宙之大日道分中表晷南北

不過七千里南面視晷在於日陰陰退一尺則萬物皆生
陰進一尺則萬物皆死天地不忍進一尺之晷以死萬物
之命故晷南寸盡則抑而反北晷北尺盡則抑而還南明
天地之爲物命而抑其身影也天地所爲物命而抑其身
影者以爲是尺寸之晷皆有所受之受之而不敢過故守
之爲禮義而安之爲道天地者與萬物守道也道懸上而
照下背陰而照陽陽羸而陰絀故中和者日月所不能持
也進退者聖賢所有事也就陽而去陰脩本而絀末古今
之通致也刑德之間相去一分巳寒則海水結巳熱則金
石鑠天地者務過之是舍而甚之是去今曰德必歸刑德

乃生歲必歸寒歲乃成斧鉞不陳則玉帛不行五帝之治天下安所得五天下而乂之且自荆揚以南夏暑不陰草木代生樹無　枝編戶之民有老不見霜雪者矣豈必謂嚴威不降則歲功不序蟄虫不閉則貞元不復哉治天下者天以別其制地以別其性人以別其事管夷吾曰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夫猶是鄉國天下耳而緩急異候大小異器舉盈者紬兩指而已舉大木者前邪後許終日而不十里不有道以運之則盛色厲氣百步而頓矣故嚴家格　痤疽礦石此甚切喻然以治百里非實天下之譬也黃覇之治盛於頴川而衰於

爲三公荆舒之治名於鄭縣而絀於在中書李君之令行於秦川而敗於齊魯天下之大固不可以兩指絀而益益舉也冬病至於北方毒藥來於西極砭石生於海國九鍼出於炎土聖人之治人皆因而治之以爲人治之未足故又參之天地以別其剛柔辨其差等差等既別禮義乃出犴狴近禮人不就而學禮劍客衞身人不就而葆身植而射大夫歌狸而射諸侯豈信以迷惑不來者之的如此哉以爲是服異類而制奔走之道也猛獸生而作弓矢弓矢作而及妖鳥妖鳥作而及日月服乘生而作鞭楚鞭楚作而及怒草怒草作而及社土其流而被者逾繁其引而

上者逾細故聖人之用天道不敢不謹也文武之張弛高下之抑舉猶潮汐自升降望舒自圓缺莫知誰使要有其定數故撓民而民不離動民而民不貳仲尼曰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子產曰聞之為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夫使日月改度以濟寒暑天地改度以濟南北則水火霜雪相救不暇亦何濟之有聖人之救天下救其過不救其未過其濟天下濟未過不濟其已過冬隕霜不殺草則是霜過也隕霜不殺菽則是非霜過也春無冰則是春過也冬有蝝則是非冬過也與其殺草而并菽則毋寧以菽而肴艸乎與其後春而冰夾則無寧先冬而蝝生乎癸

酉大雨震電則是電已過也庚辰大雨雪則是雪未過也正月不雨則是雨未過也至於七月不雨則是雨已過也與其先庚而後癸則無如先癸而後庚乎與其先正而後七則毋如先七而後正乎外體之治不殫鍼石內體之治不過湯液五毒之行不治心疾五刺之行不及大脉聖人之爲救也如救日月正度而伺其本正權而候其末衆人之爲救也如摶水火見熱而投涼見寒而投炎夫日月者救而不相濟水火者濟而不相救之物也救日月者以禮通其意故民皆忘其意而師其禮濟水火者以意通其義故民皆忘其義而得其意水火始交熾然作色仁義不施

以通其間不有一窮必有一竭下堂之鼎以熬諸侯熬之不加戚不熬之不加哀雲漢之原以料餘黎料之不加勤不料之不加遺然且爲之者其意亦以爲救也夫救焚而投之溺救溺而投之焚庸逾乎故水救火火必不可救水德救刑刑必不可救德天下所共白也有漢始盛文武之業炳於天下宣帝承之不動斧鉞呼韓亦可以降谷蠡亦可以來及其再盛世祖之烈炳於天下顯宗承之不動夏楚烏桓亦可以破哀牢亦可以平而談者不察以爲嚴核之効優於前人夫呼韓谷蠡豈知有蕭蓋之窮韓楊之讐烏桓哀牢豈知有執戟支牀司空柱橋梁哉且天下之風

敎則未甚墜也士習則未甚壞也寡廉鮮恥奔走勢利重薰赫輕誅炎蠅營狗苟輦轂府舍習見無怪則自古如是且自輦轂而外未必如是也即如漢魏所談負販椎埋鳴琴擊鐘婦德稷勅婢子梳頭偃兒兎車嘗民晝柩唐綈追人胡姐奇蟲此皆無當於姦宄未足爲禍敗也而一人徼辭千夫攢眉若以爲是天下大計盡在於是者張目以陳之昌言以繩之又以其波及於大人弄馬傳粉攝髭理眉皆以爲嘉謀爭聽相仍而弓矢斧鉞皆倒柄以禦內矣夫四方之禍敗邊庭之寇虐竈突之詭隨旁牀之繾綣固非刑威所能至也刑威所能至者假劍疑簪繫組纂纓鎖樹

守檻自爲俊物赤墀之下者耳不則繈負荷擔奉門戶錢入市者耳兩顧咫尺虎踞攫蹲則目攝而止矣秦醫之避膏肓越人之遭劫客豈其手力衰而操刺繆哉凡物之性各有所近秉天者多陽秉地者多陰陽者近德愛雷霆陰者近刑愛霜雪聖人者合德天地以命陰陽廹而爲雷霆故雷霆無以漏其刑廹而爲霜雪故霜雪無以殺其德夫使天地而樂爲霜雪則蜥蜴蛟螭有因而竊玄冥之權者矣烏之慕裘非爲慈也虎之迎車非爲威也屏翳興雲非爲猳也陽侯鼓波非爲搋也刑德分情而神明疑權故曰大刑不至仁不可以爲令大德不至仁不可託國柄董生

曰薰與漂其出孰多露與霜其下孰倍夫薰漂霜露固不可論多倍也惠風崇朝息一寸嚴霜終夕折百尺積潦經旬蕩岸谷遺燹一息鍛城郭禮樂之興百年而刑威之殫終日水火銖鎰亦何可以衡舉乎聖人知其不可衡舉故因而化之化者春秋之變也陽木夏至刋而之火陰木冬至刋而之水春秋刋變則萬物皆化矣聖人不患萬物之不化而患春秋之速變周衢之喪羊肆之尸罪不下於萑苻況猶之屠公慎之閨智不加於卯大夫然而物有異質化有異等聖人皆明別其陽陰示其進退以使之自變而猶且不變則雷霆霜雪交刋而變之矣夫使寬政而樂猛

方慢民而耽殘藥則仲尼之聽獄左問右告敦敦云云何
爲於司寇之廷乎故天下之弊有殘民而無慢民天下之
患有弊主而無弊政和之名和也緩之名緩也兩者天下
之治名也兩名者正則天下無病名扁之非扁也跗之非
跗也兩者天下之疑藥也兩疑者去則天下無疑病炎漢
之興承於秦項填城溢坑方肉方俎高祖一切與以簡易
歌舞蕩佚猶恐不足以固諸世家大姓之心皇明之興監
于前元廢紀墜綱上下無章太祖一切與以嚴肅汲濯掃
除猶恐不足以滌諸　之氣然且以藥石粱肉明
示後世恐世之談鍼砭者廢服食步作之務也故聖人者

救時也救時者因時也時陰勿砭時寒勿刺月廓勿鍼日中勿灸新勞勿作新虛勿毒夫亦要於有濟而已矣故曰一琴之彈而有風雨一弧之彎而有寒暑高粱多絕絃滿彀多折弓八尺之表不欲其窮周書曰時乃大明服維民其敕懋和若有疾維民其畢棄咎言服民者不若自服之和疾民者不若自咎之瘥也皇遠之報晉師及河楚嚴王哭其卿尹曰自孤之先祖晉師未有及此者也哭其大夫曰自孤之先君晉師未有及此者也諸大夫起而逐晉師敗其京觀仲尼善之遂書楚爵以著於天下方漢文時天下甚多事匈奴數寇邊斗米至百六十錢民亦有吝欬者

毋下詔書與百姓錮疾一則曰朕之不德再則曰朕之不德王通善之遂謂漢詔以嗣於尚書故爲救濟之說而借政刑以厲威主者是仲尼子產之所共禁不可不察也昔唐憲宗欲摘近臣以示磨厲李絳痛切以爲不可異日于頔勸上峻刑上愳然曰此欲朕失人心耳中國者邊境之心士大夫者中國之心百姓者天地之心也披枝傷心根葉乃離方書曰見其稷稷見其烏烏不見其飛焉知其誰言善鍼砭者觀變通適不爲驚心之務也

體數

問治固有體也而又有數體簡而數繁體鉅而數細上任

體則失數而敝生於下上任數則失體而敝生於上人主皆惡敝生於下不惡敝生於上故舍體而任數然則數固與體別歟下敝之害故甚於上歟舉體而明數固爲王覇雜歟書言體要易稱數度散於六經以緯天下故治有經體亦有經數仲尼所謂等尺管仲所謂規矩必有其源委歟凡聖人之學皆有其源委有源委則有其體數周官三百六十屬其大者以體國經野其小者以及於鳥獸魚鼈艸木王制七百七十國其大者以頒式則壤其小者以及於溝澮疏圃林麓此爲聖人任數而爲之歟抑聖人知體而爲之歟後世儒者恥談鹽米天子不問節目玄宗之不

顧郎吏裴諝之不對權酤柳渾之不賀散選裴度之面嘗俗吏皆自陳平一言發之遂成美談然自古帝王以至於名臣良將未有不知其數而得其體不得其體而成其功者也體數既別上下倒執上常用密下常用疎下嘗用簡上嘗用繁而上下之蔽愈不可治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於體數至備矣諸士其亦暢言之乎

平虛而論七文七質之變不如一名一實之定一名一實之定不如一體一數之正也何謂七文周監始作王畿萬乘九一不曾百萬之卒官師爲長三百六十八五繫在懸

三宥無刑親拜其尸君拜其賓匪頒之餘牛羊成羣施於
兩漢晉唐宋元皆有戶口千萬官師十倍學金斤數齎帛
車積下及野老時賜名秩及其弊也守銓句除嘗三四萬
人此爲七文何爲七質新邑已建工僚不設遊田不供臣
釆食籍其大師不過七萬二千人三軍半之司寇之禁寄
於軍正庶士之賜不及車馬施於兩漢晉唐宋元亦有鈞
駟不備輓輅維億卿士攜漿臺郎厲食醎衣羸馬以垢爲
潔及其弊也桑穫獸皮以亞金璧此謂七質七文之國其
君用之物豫以康其下從之享榮以淸七質之國其君用
之藏固以安其下從之佩勒以輕自生民以來方宇之廣

久安之久物采之盛制度之朴頒賚之節數祿之齎未有過於今日者也而小小徵名則彼此鬨然不知所出爲質則無以文爲文則無以質如屋穿大不知漏處上視其下以爲漏生於下下視其上以爲漏生於上上下相疑三年不治而風雨繼至鳥鼠坐怪夫君子口不言財然至于源委變化神明所出名實要歸講之不爲不熟也凡經國之患不在於文質在於名實不在於名實在於體數仲尼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管夷吾曰精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風雨以知萬物夫天下

之難知者未有過於都邑貨化災祥神物而聖人皆知之無蔽者聖人規心以圜萬物紆肘而託國邑去智與故以師量尺故其指臂白於山川淸神敏於風雨無他則於巳取之也古者天下未有刑兵刑兵見樂發於權度正變相授而治亂以出故內體之數是有臟腑臟腑治權權治金金治聲聲治樂樂治兵外體之數是有指臂指臂治度度治木木治景景治禮禮治刑故腑臟之有陰陽指臂之有伸屈受權之有損益受度之有正側發聲之有淸濁垂景之有贏縮此六者分治內外變化所出不可不察也不察其體不得其數陰陽不劑伸屈不停損益不生正側不經

清濁不明贏縮不行兵樂始交而變干戚再變而有斧鉞
斧鉞歸刑再變而發天地之藏于丹青沙鉛金鉎金爍然
歸水而臟腑九變體數盡矣刑禮始交而變侯提再變而
有析楊析楊歸兵再變而竭天地之用梗楠杞梓茭蘆竹
葦爍然歸火五木歸火而指督九變體數盡矣故天子之
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銳志銳
則上侈上侈則漏生於上不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蛻
志蛻則下弇下弇則漏生於下天子不聞道而不知水旱
盜賊之數則其志奮志奮則上僭上僭則漏生於上知水
旱盜賊之數則其志苓志苓則下竊下竊則漏生於下故

不聞道而曰天子不宜知會計出入又曰天子宜自知水旱盜賊者此皆所謂無術也天下之道至易簡者曰權曰度其至繁多者曰官曰賦繁多而險阻則曰刑曰兵聖人以其易簡制天下之繁多故得以其繁多散天下之險阻權平之以叅度平之以兩二者天下險阻之所從散也權叅而度兩矩兩而規叅用兩者執中以照中外用叅者挽一以周四裔聖人之照天下未有易此者也聖人之照天下謂吾不知天下之險阻而求之繁多勢必以其繁多益吾之險阻既知天下之險阻而猶求之繁多勢必以其險阻滋吾之繁多聖人於是一意歸之易簡故易十八變天

道窮賾古聖人未之盡用也有熊以戰始於乾坤殷高以
克終於兩濟始戰有先罰終克有後賞賞罰持端春秋以
生春秋者兵刑之宗也春秋文成千二百餘事叅之以爲
權萬七千餘言兩之以爲度其大旨欲歛天下之刑兵以
歸之於禮樂故兵制大偏去其一旅以爲一師二千五百
人甫刑之罰去其宮刑及其大辟二千五百屬春秋兼用
之而體括於二百四十有二夫聖人之意猶以三軍五罰
爲盡之而不敢用也故天下之言體數者曁於天地則止
矣天地之體數一內而一外一遠而一近一羸而一乏一
生而一死生死羸乏之相爲遠近相爲內外生羸之數注於

遠外則必乏之數注於近內必乏之數注於遠外則生贏之數注於近內慶賞刑威食貨賓旅相代爲候以審其處故律度之變金木之沴禮樂之壞刑兵之亂彼此相敝至不可詰而其大率必倒其遠近覆其內外聖人爲正其權度明其規矩以天地之體數引其指臂導其臟腑相配則已矣夫以帝王之肘臂挾聖賢之臟腑疑岐而出之即天地亦頹然無以立體聖人又何恃而不敝於天下聖人之所恃者物各有度彼此相御自然而止銓科止員平科止斜過鑑溢衡則歸其家復之過七日臨之過八月臟腑之過斤兩指臂之過尋尺聖人皆懼之而不敢用也古者大

國提封千里爲田百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十萬井方里簡一猶得六十萬人四　倪髦游職居暑義行孤茶不在其數晉魏而下中畝三升百里損益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去三之一猶得一百五十萬斛足食七萬人關梁鹽鐵桑麻漆竹茶酒陶楮不在其數凡國五百萬家一歳貢士三四十人斷中辟十數人科讁百數十人其無狗彘負踊而犯者則亦鮮鮮矣卒有匪茹百里之國率六千人人食三升裹糧五百四十石十里之城四百三十仞十里之渠六八萬尺耰耡呼集三日可畢也又卒有動千里之國六軍用單三萬六千人人食五升裹糧五萬石十里之城七匝

之國三十里之城三萃之合不出旬日斬嚴可牧也丑毋
多舉古唐人三旬而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楊朝晟猶以
爲久宋人以四萬夫脩濬汴城河二旬畢役陸九淵猶以
爲遲張奐二年而破燒當諸羌費錢四十五億段熲猶以
爲多王播在關中歲入百餘萬取諸宿逋李珏猶以爲厲
百姓東陽令歲入十倍不取於百姓文侯猶疑其取於士
大夫韓滉歲貢數十倍不取於關梁天子猶疑其取於商
賈故謂天下之大旬殿卒萬萬里輸糧六七百萬石應十
數萬人常不當古百里車徒之用者是仲尼周公所仰恩
而不得也曾者天下之脆國也成王者天下之弱主也以

天下之脆國應強諸侯索我賦之不暇而仲尼許之以霸東方其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以天下之弱辟御新土宇慎庶獄之未能而周公許之以討天下其書曰尚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夫仲尼周公豈不知僖公之才不及太公成王之才不及神禹而遂駕於太公神禹之上哉所以持論若此者天下之治總於律度四方之敗發於刑兵立微而射明握少而治多干戚未動烏準龜蛇已告成其處矣且聖人之意不獨爲此也嚴王之才不試於戎兵則必試於庶獄試於戎兵太師有以聽其律試於庶獄

大史無以察其度和主之才不攝於强敵則必攝於孔王攝於強敵大人有以引其量攝於孔王長子以正其尺夫使人主之才不試於戎兵而試於燕人主之歲不攝於強敵而攝於孔王雖有十數聖人豈能手䄂天下而正其刀尺乎故天子之與臣下各有所守也為天子者與天地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地為臣子者與天子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子知體者不以險撓易知數者不以阻撓簡周書曰水之流也固走下為天下者用牧火之燀也固走上為天下者用大畧天下大畧固非苟細具會者之所能舉也號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再倍之以為官三倍

之以爲師十倍以爲材百倍以爲穀人穀之登天子皆拜而問之官師之登天子亦拜而問之用人與師倍過五倍用材與穀而過三四百倍則天子不得而問之矣天子所不得而問者是神禹之智窮於慕鼎而離朱之明墜於反鏡也六府之治有寄有取有生有歸皆生於身而合於天地水火之於六府藏勺耳天下方行日用而不竭無他則寄於天地而取之日月其寄之天地者體也其取之日月者數也其取之而復歸之歸之而復取之大略也大略不得十牧九失雖聖人爲治無救衆之足而又爲金幣以代水火以望日月登壟四顧唯虞其竭夫使金幣能言則必

曰吾弊矣故謂之幣也使菽粟能言必曰吾足也故謂之粟水火相視亦粲然而笑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聖人有不弊之道募民而墾田無可募之民募田而營屯無可營之田徵商而市邊無不散之商開邊而募商無不隙之邊置官而鬻金無不漏之官貿金而置泉無不竭之泉納粟而名錢無不走之粟贖刑而入鍰無不攫之鍰然而聖人有道則權度不失權度不失則風雨鳥鼠皆安其室而守其籍夫古之聖人亦嘗有大故蠭迕岩崿而禮樂征伐不失其數豈嘗虛俎而獻抗拳而起哉故有道者守其體數而天下已足也不得已因其體數而變之齊桓公之曰

而素賞四萬八千金一日而素復五千四百萬金漢武帝一日而素封十數通侯一日而素奪十數通侯詩曰挹彼注茲可以濯溉今天下武爵六七萬八而疆場若無一卒歲賞爵六七十萬金而革笴不得一矢誠令天下武爵一切從軍營田自實衆可以不更募俸可以不再給諸無名田不貲自出不則因而觸之使天下衿弁統於郡縣郡縣自爲將帥重保障之職以收武衞之實立勸農之使敦商之吏使天下丁壯反於南畝心計集於中市乃就長吏以授農商之官令諸無藝剽暴者得歸而問業因以康其拳勇引之實邊籍其諸君　子殖之曠野從其長吏擇便走

聚又令沿邊撫賞要害之處雄結子弟取無名賞收無名租別爲一軍斷其驁桀得一當而止使必勝者在於我而哀者在於彼故以一軍收數軍之利一舉控百舉之勢賞可以徐餌糧可以重積不則因而反之使天下精騎歸於殲衞簡十五萬之卒衆伍而取得三萬人靜則鷙擊動則鵬舉居重而馭輕隆本以舉末近者可以不斂遠者可以不發行此二者不出數年而天下之賦三倍至矣然且君子不談者天下之患皆生於不聞道而輕變法輕變法則天地墜其體數而欲亂體數者雜起且猶是表景盂水之天下也上言財則下競財上言兵則下競兵上言刑則下

競刑禮樂道德猶相視以爲通禁也下進其毛孔之垢上衣其不澣之膩一狠而走千羊十轂而易一粃扃繇巳籥猶且謂凳鑰在是者是爲任體數之蔽不任體數之蔽乎蔽未有歸而祛蔽者四出雖有智者詰目於面不見耳鼻則自謂五官相誑也喟然而太息故爲體數者之窮也非知有體數而窮不知有體數而窮也非任體數而窮不任體數而窮也日月體數一寸千里故不蔽於風雨雷霆體數一尺百里故不蔽於土石聖人體數與天地埒故不蔽於天地夫使聖人得其體數不動聲色正容而治之雖使石生斅馬曾子駕羊七聖命之以適襄野未爲不治也使

不得其體數坐萬物而請之雖使軒轅貢其琟山公望董其園府武王戍其童泉魏絳陳其安懸夷吾須其石璧隰朋收其季絹賀爵成行汰士如林豈可奏辛趙之續收申商之理哉故曰園桃非桃也爰籩非籩也軏在軾後非及也體數不傷則細大俱捐一以爲玉戚一以爲朱干天下有道圭尺之南風雨時旋謹從之游焉耳

言功

問敬應之報存乎納言納言之道歸於試功試可乃行屢省乃成古聖人之重言功如此也言可嘗試而功不可嘗試以可嘗試之言程不可嘗試之功其道必使人喜功而

尚言聖人於此抑有所處之歟且聖人之意在重報功而
其勢必重車服重車服以報言功則聖人之與士君子皆
相報於功名之路而言功不至者又以讓取名然則讓爲
聖賢者設歟爲頑讒者設歟春秋稱三立而言與功居二
易稱九德而謙與巽亦居二德居言功之先而讓居言功
之後聖人不言德而言讓將舍德以厚言功之地不欲先
德以柔言功之氣歟抑言功可見德不可見言功之與車
馬皆爲德而試之歟抑有德者不患不讓有才者不患不
應而敢不應敢不讓皆爲頑讒事歟管商申韓先後同治
其大旨欲黜無功之爵賤尸言之士獨是教應教讓者歟

聖人異趣晉人之敦讓笺唐人之立讓法豈猶不知聖人之意歟夫聖人教應則喜名好功者莫不應教讓則避難藏身者莫不讓故甘美則有衆應危苦則有衆讓衆應則莫肯讓衆讓則莫肯應今疆埸之事累歲不立東討之策無人敢發言功屢絀而車服不尊使禹稷皋成將緜何道以還於古歟

明主不樂人尚言而其道不得不貴言不樂人尚功而其道不得不貴功不樂人飾應飾讓而其道不得不貴應與讓何也世不能常治人不皆君子危苦則君子嘗其言功清平則頑讒享其車服嘗危苦者其意既不在於車服享

淸平者其意終不在於言功天下相戒以言功爲危苦之禍車服爲淸平之福聖人恐一旦有事而慢易昏墊者不及覺故揭其精神於車服之表呼之以讓曰誰敢不讓呼之以應曰敢不敬應夫聖人在上不能使頑讒化爲惇庸歸違反於林薄又爲車服以鉤之課責以推之使其前有倖心而後有懾志乃曰誰敢誰不敢者是車服之去倖撻幾何逃虛之徒乃有亢意而薄聖人之事者矣夫聖人於此固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何也天下言功之途必不可閉而頑讒之生必不可絶頑讒之才足以取車服而遽奪其車服必無以厭頑讒之心聖賢之德足以掩言功而

遽鏟其言功亦無以塞頑讒之口聖人能使君子昧死而
謝言功不如使頑讒稽首而謝車服君子昧死而謝言功
聖人亦不得分食其德頑讒稽首而謝車服聖人乃得以
漸收其功故聖人於此有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咸爲天
下使也夫使聖人不爲天下則其釋道器而游神明固已
久矣方堯禹之時天下之大東漸西被北迄南暨尚五千
里以爲荒服即使洪水不平懷山襄陵東西南北亦自在
也猶且皇皇胼胝而爲之且當羽陵而後九潦亦且殺堙
鄣亦且敺鳥獸龍蛇亦且遠禹起而乘之事半功倍玄圭
既告厥成遂杜口不復稱功而乃敦循其意重復其辭若恐

虞廷不復知隨刊之狀艱食鮮食之苦者夫豈不謂後世臣主暇豫吾吾安知民依頑讒之徒從而導之必謂洪水鳥獸不足以殺人陵谷之夷巢窟之平數有適然無煩膂慮乎夫當朱共之時嚚訟違言亦豈不曰蠻夷猾夏四表猶在也龍蛇九年亦且退矣堅持數載而報績已就吾紀息壤銘石郭從中上下之耳堯禹於此則固有所不可也堯禹之所不可者是精神之本天下敢不敢之所從出也凡人各有所不可則有所不敢不知其不可而敢之謂之頑子知其不敢而可之謂之讒人可之而應不可之而讓敢之而不應不敢之而讓聖人於此固未相強也聖人雖

不強人而人終不敢以自強精神獨發則天人交應慈子不得以受於父嚴父不得以受於子而世猶且薄之以為是喜功名者之病矣君子亦恐然以是為詬厲夫天下之好名喜功者非盡頑讒人也其德不足以歛言而又惡天下之贋言飾功者矯虔以竊聖人之車服聖人者鎮之以樸示之以敬屢省而出之皆足以警世而作天下之氣故聖人之誘言功不若絕頑讒者之痛也且天下之言功繫於車服違訟繫於鞶帶此宇宙章途經首之會非聖人君子所獨取也君子脩德既不可以自試論功又不可以先舉而無開衆迩言底可之論以削介圭而塗棫樸即聖人

何所著其蒙森聖人不著其蒙森而又爲惡名與功者之
所挽洗則頑讒并出而乘君子之器使君子不爲天下則
君子之釋道器以游神明固已久矣聖人與君子所絹其
神明而游於道器則均之不得已也車服者道器之間也
道器相靡神明乃致爵者可靡之物鶴者不可靡之物也
馬者可縶之馬客者不可縶之客也以其可靡致其不可
靡者以其可縶致其不可縶者曰卽不可吾致吾意焉耳
君子之與聖人宛委相須於竹帛未吐鐘鼎未范之先夫
亦果爲誰使哉且天下之言功出於神明非聖人君子則
固莫之別識也君子之言有言之不試而亦見功者有言

之立試而亦見功者有言著於功試之而邈不知其功者有功著於言試之而邈不知其言者言之不試而見功者逆旅人之告太公也太公將都於營丘發駕未夙營丘去萊夷百里而近新政不夙萊夷且作逆旅人曰是人君也而寢甚安非就國者太公驚覺朝馳而有營丘此言之不試而功者也言之立試而見功者杞人妻之告頃公也頃公已困於鞍山徧拜國人謝却酒肉一日彀杞弓不洞將殺弓者杞人妻曰引弓之法手如植枝右手發之而左不知頃公如之一發而洞七札此言之立試而功者也言者爲功試之而邈不見功者周公之告武王也武王克商問

於太公太公曰愛屋者兼其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問於召公召公曰天作之孽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問於周公周公曰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何罪何辜唯仁之親武王聽之崇朝而殷人服此言之爲功試而不知其功者也功蓄爲言視之而邈不見言者王滿生之告周公也周公將東征士大之外無有與者契龜屢言三月而未出師王滿生請間曰遠言必入將入乎無公與之入大言必立將立乎無公與之立要言必嘿將嘿乎無公與之嘿於是公遂東征一日而武庚平三年而奄人服此功之爲言試而不知其言者也夫此數言者豈嘗爲功庸發而車服使哉天下有

必應之言必應之功聖賢之與婦女子學士之與道路人同發於神明而宿於道德應而不知所以應讓而不知所以讓雖後世聽之猶不知其意而智者以之立譬聖者以之立決天下之事則固有大於營丘之舍淚於聟原之恥微於克勝之舉危於鵩鵶之取者也天下之欲進言者則固有艮於逆旅人之主精於杞弓人之婦明於田田宅宅之論辨於人人嘿嘿之譬者也而俛仰倭遲乍對乍退或十數年當讓者卒無有一讓當應者卒無有一應天子課言則卒無有一言天子課功則卒無有一功若天下之爲道德淚至若此者何也人皆樂爲譎言以希不可試之功

人皆樂爲諉功以持不可試之言嘉穜已播而稱毛茹龍蛇已放而戮游魚鳥獸已舞而教侏儒彼皆自知其不可爲功而不肯不自爲功勢必捽聖賢之功以文其不可再試之功百穀不降而修䕺麻白魚不登而貌龍蛇侏儒不詠而勤耆華彼皆自知其不可爲言而不肯自爲是言勢必捽聖賢之言以文其不可一試之言爭讓見端而言功道德邈無一是則不如共委之以爲是適然而已天子卽明知其不然猶必且可之且與之以觀其再試而鼓其應事夫使唐虞之時水潦有適然氣數可徐同卽使禹益拱手而讓朱共皐陶懸書以招巢許何傷乎亦誠有所不可

雖頑讒亦自謂不可有所不敢雖頑讒亦自謂不敢故其
驩投昇而無允巢許長往而不悔也且夫三苗者神明之
胄也弗服者頑讒之罪也以神明之胄負頑讒之罪克之
不爲武勝之不爲威猶且暴師經月舞羽七旬以必格之
爲是冷有蠻夷寇攘內於門廷剝膚浴天使天下凶醜觀
變伺隙欲尋三苗之跡奪熊羆之業禹稷卽不服皋夔之
徒必投金矢棄羽籥不襄足而從之從之不可天下亦不
敢以貶皋夔之道求皋夔之烈而今且以是爲訴厲故曰
車服生耳大功不起車服蒙戎美言不從天下共賤其言
功天子不能孤貴其車服天下共賤其車服天子亦不能

孤貴其言功欲使天下共貴其言功必使天子陰尊其車服欲使天下共尊其車服必使天子明貴其言功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弊式者造車之始弊者授衣之終也始德不永則終德不著天下言功之賤則自有宋而始也宋起極敝羣臣懷詬不敢自拔范質濡燬而讓於前仲淹韓富援筆而不能持於後王沔變髮而應於始荊舒韓絳納履而不能救於終淳化至道之間堂陛亦未甚闊也[illegible]曰大臣去位天子不疑其滂沱錢樞密曰人臣謝事亦有風望何滂沱之有熙寧元豐之間是非亦非甚晰也一[illegible]曰外臺論人中樞欲令別白王左丞曰吾儕終日不

唯則阿非小人而何夫居者所以爲應也居不足以明應朋友自疑其唯阿行者所以爲讓也行不足以明讓天子至疑其滂沱讓應無當而言功坐絀言功坐絀而車服道器終不貴於天下天子即甚神宰臣即甚聖求治即甚銳爲謀即甚臧亦安能與滂沱唯阿者舒明試之光而發車服之色哉且無論宋事當成弘時風雨未陰名賢輩出泰和茶陵委蛇於先安福淳安綢繆於後華容鈞陽匡襄於裏三原九皐頡頏於表而少少差池錞刿俱失劉馬蒙朔洛之聲楊李坐容容之福呆者束於徽纆強者折其羽翮乃有求應而不得應求讓而不得讓亦有得讓而不敢讓

得應而不敢應者故古今之人情不相遠也雖有聖主不能謝臣下之言功雖有聖臣不能謝天子之車服貴而用之則莫不貴賤而用之則莫不賤值其所貴雖蜀相有伊呂之聲值其所賤雖宣公無甘咸之業值其所貴雖景略與安石齊徽值其所賤雖崔浩與明月同傳貴而不成雖荊舒抗顔於管晏不貴而成之雖李泌遜蹟於留侯故曰儒臣不勇退則介士不勇進矣智臣不舍官則愚臣不舍命矣小臣不好名則大臣必好佞矣車服不足貴則言功不足敬矣言功不足敬則道德不足信矣人皆自敬其身而後有以敬其名身名既應精神始得精神既得而後天

子不敢賤其言功天下不敢賤其車服張仲之孝友不以棲棲而貶德吉甫之清穆不以孔棘而厲音如必飾應以逃於讓飾讓以逃於應則天下何堪多讓乎大寧之方輪臺安南之方珠崖河套之方十姓是則已矣金城涼州猶且衰漢之所矜也今以疆埸不戒而坐棄數千里之地一握尺五以自為邊使驕將悍卒驁然比於藩鎮又安所得賈捐之杜欽之言而稱之及今之時闢敬應之門定敬應之庸明發東征之策敬問廷臣有如充國奉世之言者使自領之能者則應不能者則讓應讓之間兩言而決耳何至十二載彼此聽誦僕對僕退乎詩曰君子之車既庶且

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君子之車馬旣甚閑馳亦豈以爲無功之輿而應空言之肆哉

武試弍士策

兵術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況於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機用權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於愚孫武子之言曰使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驅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藏於愚藏於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龍潛於虛無而變化於雲霧息之乎一而奮之乎

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淡居而不覩顛倒奇正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驚而天下芸芸之衆皆羣焉驅于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令而聖人何憂何啻卒不自明其救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微矣哉聖人之爲兵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術非道德仁義之失也以伯術爲兵術則失爾若夫聖人之術則道德仁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于其中合于法而勝不合于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應之

何從來然夫要不出息于一而奮于時夫不一不可以為乘而時至必不能已于奮此千古兵法之訣而聖人所為有愚色也聖人以為事至而機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於道道生於自然至於行乎自然而智名勇功盡消化於聖人之愚色矣其用士卒也呼吸生死轉之于高山蹈之于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嚮背民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可解語云可相告者乎是故聽行軍之去來進退而驅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客則勝飽待饑則勝逸待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者能逆

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如陰是故轉客爲主則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饑爲飽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敗契丹轉逸爲勞則二師之肆可以敝楚師疊陣之法可以却金人轉散爲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思明之敵氣轉易爲險則據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衰爲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瘏之馬隆可以敵羌衆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順地制形萬事生於逆而萬變妙於轉也古之名將其於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

以順爲正法而以逆爲奇法以直爲死法而以轉爲活法何也智如泉焉迅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跡者湯武是也　癸之酒保而升之鼎飪之間朝歌之鼓刀而得之垂綸之下用夏間夏用商間商也用豪傑而無羈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臧宮馬武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既定馳志伊吾而絕口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鼎葅之禍教而不誅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於賞者漢元帝唐玄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爲通侯而郝靈荃之爵不過郎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試也用罰而人

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此非吾令也卒斬之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術靜以幽藏以正握奇於重閫之內而慮患於杳冥之表者也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思自用其智而不覺爲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輒敗雖然孫吳之世特覇世耳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今日帑藏漏卮于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屑越于逃將而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懼者惟有法兩者去

雖凧后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爲治然則如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三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制兵政事者武爵任則兵強粟爵任則國富武爵以厲戰粟爵以勸農審權而程實之術也法令者殺之貴大賞之貴小令貴勿更以一民心無借人國柄而衰其勢天子之威震而四夷賓萬物伏矣語有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蔓多矣得無高談道德仁義而失其匡襄薄伐之用乎愚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効神聖日中之爇也

對

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反之對

思日子天啓間
爲庶常時所作

一衆志而勝天下其唯權乎權扶衆而出之以王則王以覇則覇權扶獨而出之以治則治以亂則亂聖人唯不敢以權而趣亂故不敢以一人勝天下不敢以一人勝天下故常懸未成之功以叅已成之議今日議多而功少則必左議而競功功不可成而議不可少則勢必以權勝天下夫主相之權何所不勝必絀天下之議以成一時之功則督責之禍必自此始矣三代之後二秦崛起則皆覇主也

其幷諸國滅羌胡橫吞天下掩軼周晉方其成之皆有嘖室之誅示巷之議朝進而暮設及其敗也天下卷舌稽首以奉一是故議論者聖人所以集功不敢以主相攖天下之器也主相擇言則天下多功主相攻言則天下多成擇言不精故言不程則退盜實而行盜聲故議論之多不成非議論之過而熒聽於議論者之過也且夫天下固未有議論也漢殆於外戚而時不敢訾外戚晉殆於羌戎而時不敢徙羌戎唐殆於閹豎而時不敢議閹豎江統向贊之說初聞之則皆卻走也故議論之少則至於宋而極矣商鞅主父衞巫之術則皆已立之矣欲棄地則棄地欲開邊

則開邊欲變法則莫之敢因欲和戎則莫之敢戰主相之權亦不爲不勝也然而一倅不成百議皆廢故前宋之敗非好議之敗而好功之敗後宋之敗非娼功之敗而惡議之敗也古之聖人議法長世其意皆欲與世守之而其勢久不得不變變之而不失其意則其道皆可以百世無事故懸百世之功以待一時之議不閉後之聖賢以通變可久者古先王之意也輕百世之議以邀一時之功人自爲聖賢以角於先王則非先王之意也夫先王而必掃衆議以自爲功則先王之權已足尊於天下將謂權之未足故又欵曲以合古之人今曰古之人不達於議論功成而不

變則創爲一説以變之又曰今之人好爲議論多變而無成則必督責以要其成則是皆過也是皆以其權爲足以勝於天下外若違於時論而內實躁於功名夫功名所歸各視其主不可以躁取也以文帝之寛仁託於黄老內撫尉佗外和匈奴棄痛哭流涕之談以載於寧一而功亦成以景帝之卞切劾於申韓朝錯夕袁友初元悖大之風以飾於律令而功亦成以武帝之發皇大肆力於邊疆內空中國以外讋四夷廷策羣臣烽起雲蒸而功亦成以宣帝之綜覈襬邊疆而一意於郡縣奉法之吏寒凛氣栗而功亦成夫賈董汲鄭嚴樂蕭張之倫則非絀於議論也乃筆

綿蕞之制則非累世而守之也其主之所注而治效皆歸之爲相者聽言而擇人愼持其敗以匡主之所注議定功成而已不尸故天下之議不紛而必世之功可致也不量其主不度其功欲以一切之權厭勝天下功未必立而議且㳂起夫以盤庚之哲不敢以再誥而遷殷人以武丁之武不能以朝夕而拔鬼方天下之議論豈可以易黜必世之功名亦豈可以躁取哉必以先王之典章鎭天下之議論唐虞之致績鎭一代之功名則其道必約天下之言以歸於三德六行約天下之事以歸於三考九載三德六行三考九載者天下豪傑喜功相耀之士所以搏心戢志俛

首以就主相之治也然而成敗異迹奇衺間興或淹或起十年之中亦未保有不變者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不弊則不變變而復反於故則議不再競而功不更設周之盛也其天子敕法於上其百辟順令於下綱舉而目張事簡而言清故其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稍衰也弊不可革而法不可變上下之間皆有懼心故其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其又衰也言失而稽之故政失而求之刑故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及其又衰人各爭功而正論始廢故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道謀者非築室之處不謂謀室者無成室之事也有宋之禍知

議而不知成知變而不知止功欲出於一人而議不欲公於後世故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復政非諸君子之過熙寧之變法而欲關天下之口元祐之復政而欲成一人之是是則諸君子之過也然則今日之論如何曰今日之論則猶未至於變法也成憲具在舉而行之弊則剔之壯則拯之奉議以歸天子奉功以歸先王扶衆出權以公於天下者宰相之事也過此以往則愚生未之或知也

議

兵制議

凡古今制治之方御亂之法莫過于明簡而已明則易知易知則整簡則易能易能則暇由今之法治今之兵雖使太公孫武爲之終日申禁頭若蓬葆而有所不整有所不暇古者天子六師不過七萬五千人管子首變周制合五鄉萬人而爲一軍國凡三軍不及周制七千五百人爲變法簡練之始以齊國之大豈不足三萬七千五百人而管子決之不用管子以此三萬之卒使天子威靈申以仁義雖方行天下可矣凡用兵之數因天因地不失其度苟失

其度雖多速亂今一將所治動云數萬口舉尺籍如望晁皂不知其貿雖使斤兵二部自相攷核猶以洲島鼻晁皂爲容而已非質也管子之爲三軍始作內政以寄軍令使其軏　異　鄉無有苟歷月朔申憲少長相習其有孝弟文學膂力拳勇與諸不率者百不失一然猶自謂才德不及周公國制不及天子乃半天子六軍之制又裁其師僅得三萬以爲不如此其耳目不親心志不一不可得而使也今將帥之才不及管子鹽鐵之富不及東齊而常以淮陰王蒻自喻江防外鎮動一二十萬一月需餉動二三十萬猶云不給今依古制鄉遂之外別爲六軍卒旅師軍五

五相起不過五命以爲一軍此一卿五大夫者寧敢抗天子之命淩下慠上哉營制已定章物已別號令已申賞罰已察恩信已洽禮讓已得因而驅之因糧于敵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于敵而軍食可足也今以二十萬之衆坐食不動日費二萬金前世因敵後世恃源不出一年而半壁之天下垂爲懸罄矣當唐會昌時河朔用兵師行出境輒逍遙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解一縣一柵自爲功展轉歲月李德裕乃請宣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劉沔彥佐取潞州不得以一

柵一縣爲口實不移年而河北遂平今之兗濟漳衛自在也主客相持勝負未決何不責東平取兗濟興平取曹濮靖南取漳衛廣昌取溫懷東屯于臨清東阿西屯于滎陽成臯度其鞭腹以修短疾徐各自爲制而促促剌剌以兒女子蒙其雄桀乎四鎮更益二軍以爲後勁猶然幾甸之制因糧取用度二百萬以節度馭之暴師挫銳庶乎其免矣持十年之局爲不終年之計則非迂愚所敢知也

馭將議

凡古今馭將之道必曰謀畧光武劉裕善用謀高祖曹操善用畧所謂畧者亦相叙郤因勢利導之耳自有四鎮以

來興平之賞盈于江左淮揚之間至比于王仙芝李昌言焚掠吞噬莫之敢問比爲許定國所殺無問識與不識撫掌稱歎以爲快談雖然興平已經制授列于藩鎮許定國卽梟雄猶之裨將耳裨將殺藩鎮先不請于天子後不歸于司敗旣十數日中外疑揣而朝廷寘之不問意者朝廷心眷許帥爲江淮攄憤借興平以勵三鎮使人人自盡也然是歛郤爲藩鎮向背國家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也唐元和間恒冀進兵討王承宗不効欲息肩于蔡州白居易曰蔡州不討少陽則河北諸帥必請雪承宗章一再上義無不許則予奪一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矣及昭義盧從史

叛牙將烏重亂有功赦使欲立爲留後李絳曰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亂一列校耳以承璀一牒代之恐諸藩憤怒罪狀承璀連表請命始爲改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故恩信威令朝廷所藉以自強也朝廷以兵馬自強雖歲費千萬猶有不足以謀畧自強雖詔令數行賢于十萬之師今何不遣一重臣體察其事令許帥自引擅殺之罪令三鎮共暴興平之辜使淮濮之間知積惡者雖戮而不嫌使江淮之上知殃民者橫死而無卹亦使長河內外知朝廷之制四鎮操縱得宜不姑息于諸藩不婾阿以釀亂移其私鬭以赴公戰齊豫之衆猶或可鼓也會昌間盧龍

軍亂殺節度史元忠推陳行泰爲留後李德裕曰易帥之初衆懷觀望朝廷速遣使則軍情遂固若寘之數月不問必變矣既而軍中果殺行泰又殺張絳寘久而後定是所寘不問者以爲彼急而吾故緩之以爲觀變則可以爲定亂則不可及劉從諫死劉稹欲自立李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異河朔習亂已久故朝廷寘之度外今澤潞近處腹心素稱忠義朝廷不制以至跋扈奈何聽之于是遣重臣諭成德魏博共討澤潞而澤潞以平今睢楊之情形雖殊于澤潞而東平靖南廣昌則皆有成德魏博之心使三鎮連章請討則許帥驁而不可復制使三鎮離合彼此疑揣

則靖南不動東平必翩或淮濮三鎮自為報復或鼓或罷或歌或哭則閲墻窺闘者不可兩試牙孼間生反間易入朝廷之威令與中外之藩籬皆蕩然已矣今即不遣重臣先行體察且頒尺一之詔責諸封疆大吏何禆將殺帥不蚤申明使罪有所歸惡有所棄愛者不疑間者足戒隨撤其兵馬以隷文臣為江淮之間一洗汚穢于揚廣鎮靜未為姑息也即若許帥懼罪西投羌北投　或擁重城據防為要三鎮姝姝一不敢問則無所恃三鎮者為矣以三鎮之力不足以討許帥則亦不足以保江淮不足以保江淮而又欲以討許帥則徒以豺虎羣搏于春圍之內不討許

帥而又欲樹興平則徒以巾幗聞于外不樹興平又不討許帥則徒以釜鬵之隔其鹽梅欲畧罪興平而微寛許帥委靡劬于重臣㑹調停于明詔贖罪圖功睢淮諸將所共爲 復也假以需時行泰旣殲張絳又戮勍敵乘之呑噬四山寧復可制乎唐昭義之亂郭誼已梟劉稹朝廷問所處分者時廷議曰往諸道討逆所得州輒自予今邢降元遂磁洺降敬弘先不處分令自爲請則難于可否矣乃先以給事中盧鈞爲帥田弘正爲三州留後威令旣下而三鎭無辭今之爲盧鈞者固已定矣而爲弘正者尚杌棿而未已異日三鎭即有自請何以應之且使舊督新撫彼此

睍視乍有得失則驂服分馳剛柔異轡故東鎮弁力一意以復齊西鎮弁力一意以復豫淮右淮左分界文臣以護京師之肩背大人長子統馭其間功罪去處一督師是視令裨將殺帥督師一不敢問則亦無用此督師者為矣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先以重臣申以明諭取其恩信威令以還朝廷誠愚迂之過計野人之鄙慮也